



二人轉小丛书

红色战士

北方文艺出版社

1021117

06

紅色战士

隋书金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道里区林街14-51)

黑龙江省出版事业管理局许可出书准字第00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frac{11}{32}$ 字数 5,000

1955年10月第1版 195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

书号：02100

统一书号：T10·178

定价：四 分

女：一輪紅日往西沉，
男：牛羊上圈鳥歸林，
女：霎時天氣變了臉，
男：一陣大風卷烏云。
女：光閃閃一個閃電接一個，
男：轰隆隆一聲雷响震耳沉，
女：密层层一片烏云連一片，
男：嘩啦啦一場大雨如傾盆。
女：雷鋒他修完汽車回宿舍，
男：打老遠看見路上有行人。
女：下雨天朝遠看看也看不准，
男：仔細瞅風雨中是個女人。
女：只見她吃奶的孩子懷中抱，
男：左手還把包袱拎。
女：大孩子不過六七歲，
男：哭哭唧唧後邊跟。
女：一蹣一滑路難走，
男：雨水汗水往下淋。
女：道路泥濘行走多吃力，
男：雷鋒我何不上前幫幫這女人。

走上前去把話問：
这位大嫂你是哪的人？
你由哪来到哪去？
为何下雨天还出門？

女：我婆家就在那樟子沟住，
我爱人在城市他是工人，
我夫妻为响应党的召唤，
我志願报了名回到农村。
一来是要参加农业生产，
二来是好照顾婆母娘亲。
我爱人本想着亲自来送，
怎奈他任务忙离不开身。
我領着两个孩子就往家乡走，
哪曾想遇大雨真是坑人！
眼看着天色晚大雨还直下，
說不上啥时候能到家門？

男：雷鋒說这位大嫂你貴姓？

女：丈夫他姓徐我叫紀玉春。

男：眼看着天色晚大雨还不住地下，
你何不就住在这个村？

女：我一无亲来二无故，
人地两生还得麻煩人。
离家还有十多里地，
还不如貪黑回去倒省心。

男：雷鋒見到別人有困難，

女：他一向願意幫別人。

男：叫大嫂請你等一等，
先歇歇然後你再動身。

女：說完話他急忙跑回部隊，
取來了新雨衣遞給玉春。

男：徐大嫂我幫你把孩子抱，
再把那小包袱背在我身。
你領着小小子頭前里走，
我一会儿就把你娘仨送到家門。

女：風吹雨淋孩子冷，
好象刺痛娘的心。

男：雷鋒一見此情景，
深深觸動他的心。
忙把軍衣來脫下，
立刻給孩子披在身。

女：紀玉春我深深受了感動，
心裏頭萬分感激解放軍。
從上到下我把他細打量，
永遠不忘這位解放軍。
只見他，

一頂軍帽頭上戴，
一套軍裝挺合身，
一對濃眉英雄氣，

一双大眼有精神。

論年紀不过二十一二岁，

論个儿不高不矮，不矮不高，不胖不

瘦，不瘦不胖，中等身材挺有精神！

請問大兄弟你貴姓？

府上在哪？日后我好去串門。

男：雷鋒常做无名英雄的事，我名就叫解
——放——軍。

女：你家住哪省并哪县？

听你口音不象东北人。

男：我家住在湖南望城县，
来到东北以后改的口音。

女：你家父母可安好？

男：我从小失去父母双亲。

女：从小失去父母可真不幸！

男：雷鋒我說到此处实在痛心。

用手擦去两行泪，

女：徐大嫂見他手背有伤痕。

几道伤疤真不小，

不知这是啥原因？

男：这是地主鋼刀砍，
后来伤好留下三道痕。

虽然我的年紀小，

这阶级仇恨我永远記在心。

女：大兄弟你可真是有志气，

坚贞不屈好样的人！

到后来你一个人怎样过？

吃什么，喝什么，哪里存身？

男：一年三百六十日，

荒山野庙去安身，

受风吹，挨日晒，遭雪打，被雨淋，

春夏秋冬苦尝尽，咳！那时候有谁

可怜苦命人！

女：（白）渴了呢？

男：渴了去喝山泉水。

女：（白）饿了呢？

男：饿了采些野菜野果囫圇吞。

女：（白）冷了呢？

男：冷了树叶树皮身上盖。

女：（白）病了呢？

男：病了只好拚等虎狼把我吞。

女：看演剧最苦的不过是“白毛女”，

我看你要比她还苦十分。

男：苦尽甜来得了好，

大风吹散满天云，

欢庆家乡得解放，

我才得见阳光大翻身。

女：是谁上山去把你搭救？

男：是人民政府彭乡长，他是我的救命大恩人。

乡长說救命恩人不是他，

女：（白）那是誰呢？

男：他說是毛主席、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軍。

女：乡长的話儿說的对，

党的恩情比海深。

后来你又怎么样？

男：政府送我进了学校門。

女：你念了几年书才出学校？

男：初中毕业我就出校門。

女：为什么你出校这么早？

男：我一心想为祖国建設，貢獻青春。

女：你是多咱服的兵役？

男：我是五九年十二月參的軍。

女：參軍以后又怎么样？

男：參軍后来到这个村。

女：到此地处处帮助老百姓，

大兄弟今天又让你多費心，

我虽然是一个家庭妇女，

一辈子忘不了你这助人为乐，风格高尚的解放軍。

說起来还有一宗新鮮事儿，

我婆母她也遇过这样的人。
去年春她老人家上哈市，
这是她有生以来头一回出远門。
沒曾想刚要检票票丢了，
惊动了一位帮助車站服务的解放軍。
他問婆母上哪去？
婆母說上哈尔滨。
他問婆母要不要重买票，
婆母說腰里无分文。
只見这人走出去，
不多一会儿轉回身，
送給婆母一张票，
扶婆母上了車如送亲人。
到了車上找妥座，
又买一包好点心。
感动得我婆母不知說啥好，
見人就夸解放軍。
到后来才知道他是雷鋒同志，
这个人，既平凡又伟大，
风格高尚，意志坚貞，
为了革命，赤胆忠心，
他热爱領袖热爱党，保卫祖国和人民，
他处处淨为老百姓，他样样事迹实可欽，英雄解放軍！

男：大嫂夸奖太过份，
这是他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女：此話虽然这么讲，
我听說雷鋒同志可不同其他人。
他曾經帮过农村兴修水利，

男：（白）为了农业大丰收嘛！

女：也帮过灾区社一笔資金，

男：（白）这是阶级友爱嘛！

女：又帮过建筑工地添砖瓦，

男：（白）为了社会主义嘛！

女：还在列車上帮乘务員招待客人。

男：（白）他說过，要使自己活着，就是为
了使別人过得更美好嘛！

女：人人都夸他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男：（白）还應該繼續努力不驕不傲！

女：听說他学习主席著作特別用心，

男：（白）不学习怎能提高思想，又怎能进
步啊！

女：他和你确实好象一个人。
我听說雷鋒同志就在此地，
我真想看看这位解放軍。

男：雷鋒說他和我本是一个……

女：（白）是一个部队的嗎？

男：对！……是一个部队，

我們俩很亲近，一块起床，一块睡覺，
一块吃飯，一块練兵，朝天每日形
影不离，好象一个人。

女：太巧啦！請你給我帶个好，
我替婆母謝謝这位解放軍。

男：他为百姓做点事儿，
軍民本是一家人，魚水相帮何必分！

女：大兄弟你說的話实在对，咱們解放軍
处处淨想为人民。

男：解放軍来自老百姓，
不为人民服务为何人！

女：对呀！我回村后定要加劲多生产，
給国家增产粮食表表心。
我这人不会說又不会道，
我只有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党和解放
軍。

男：一边走路一边唠，
越走越近，越唠越亲，阶级友爱胜过
亲人。

女：咱好象姐弟俩一样亲，
如不見外，常来串門！
我婆母从心里往外喜欢解放軍。

男：哎，說話間过了几道小漫崗，

女：眼看着樟子沟村面前存。

男：紧走几步进村里，

女：拐弯抹角到家門。

“嘭嘭嘭”玉春这里把門叫，

男：“登登登”走来婆母开開門。

女：小小子喊着奶奶跑进去，

徐大嫂一旁让进解放軍。

男：老太太我怎么看着此人好面善？

細端詳，認識了，原来是雷鋒同志到家門。

女：（白）媽！你老說他是誰？

男：（白）是誰？他是雷鋒唄！

女：（白）哎呀！鬧了半天他就是雷鋒啊！我在路上問他，他告訴我他叫解放軍。

男：（白）雷鋒同志多咱做好事也不願告訴別人。

女：紀玉春請雷鋒快把衣裳脫下來換一換，

男：老太太叫玉春快給雷鋒裝烟把茶斟，
雷鋒啊，大娘想你常叨念，
咱娘倆真有緣哪，又見面了，今晚在这存，咱娘倆好好談談心。

雷鋒說我得連夜趕回去，
明早出車我值勤。

女：今晚天黑雨还下，

無論如何你得在这存！

紀玉春扎上围裙忙做飯，

男：老太太款待雷鋒胜亲人。

雷鋒坚决要回去，

女：再三挽留也不允。

你不吃飯喝口水，

表一表我們娘俩这片心。

男：雷鋒謝过婆媳俩，

高高兴兴出房門。

女：一家老少来送客，

难舍难离又难分。

男：送客送到村庄外，

女：惊动了村里四舍与三邻。

合：人人夸雷鋒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人人贊頌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人人学雷鋒，精神面貌大改变，

人人象雷鋒，祖国繁荣万年春。